

明月灣區

金碧書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滿庭芳》吳映釗的仕女系列之一

二〇二三年 四月號

專題：珠海文心

郭海軍、盧衛平、曾維浩、唐不遇、耿立、
許理存、劉鵬凱、盛祥蘭

文化綠蔭：圖書館已沒有愛情故事／朱少璋

「深二代」的咖啡館／胡洪俠

開越陸大夫／陳橋生

萬花筒：永久的創新和傳承

——毛俊輝的粵劇情／傅曉
一首節奏明快的抒情詩／李可君

學府點滴：一試定生死

青霞印象

圖、文 林青霞

如果你是黃玫瑰

我便是紅玫瑰

如果你是紅玫瑰

我便是黃玫瑰

我們在夢裏的花叢中低語



花語。二〇二二年四月攝於澳洲。

因為珠海有情侶路

潘焜明

一說到珠海，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一條沿岸從南到北貫穿全長二十八公里的情侶路。

我不知道情侶路是誰起的名？我認為她代表珠海人的浪漫、閒情、世俗的一面。

每當我從控德的深圳或香港、澳門進入珠海，踏足情侶路的那一刻，都市灰頭土臉的心情滌蕩一新，可以放慢步履，甩開車水馬龍的繁囂，扣開緊繃的神經線，靜看珠江口湧出濁黃的海浪、翩躚的海鷗及天邊的霞彩，還有伴着情侶路另一邊廂的花圃、綠草地、雕塑。這是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在建築森林邊緣的一框真實的人間外景。

我很喜歡矗立香爐灣畔的那一座高聳珠海漁女雕像——她披着是燦爛的珠光和擁有海洋的襟懷：剛健婀娜，雪白細緻的脖子戴着一圈採自大海的項鍊，身搵漁網，雙手高高擎着一顆巨型剔透晶亮的珍珠，微帶羞澀的表情，向眼下的旅人致以大海問候。

每趟到珠海，我喜歡下榻面向情侶路的酒店，下瞰酒店的前沿的景緻，越過馬路，是婆娑的棕櫚樹和一路托紫嫣紅織錦的花圃和一色的海天。

有了情侶路，珠海在繁忙的都會添上一份恬適、怡靜。夜幕低垂，情侶路是情侶別有的天地，儂影雙雙，喁喁的細語，熱火的擁吻，恣情地和海浪一道蕩漾。那是都市人翹期大隱隱於市的一簾綺夢！

在這裏，詩人盧衛平才有詩情抒寫一框大都會背後的風景：「站在小羊羔身邊／看牠吃草／陪牠等牠的媽媽回來」；盛祥蘭寫出「神秘的事情」、在「旅途」走進白雲的故鄉；耿立才能勾起對童年螢火蟲的回憶：「牠到哪裏，夢就到哪裏」；劉鵬凱動情地與阿美去看被朦朦朧朧大霧裹着的山巒，去體味「活着的自然」；許理存不禁要回顧做木匠、瓦匠、茅匠閱歷；唐不遇情難自己莊嚴宣告：「詩人必須對着過去的天空說話／必須寫下幾顆看不見的流星。」

.....

由上可見珠海作家大都可以在繁囂的市聲中，抒發個人幽微逸致的情懷，在世俗中另闢途徑，別饒風光。

郭海軍說得好：「比之深圳文學，珠海文學顯然沒有『打工文學』、『底層寫作』的空前盛況，也少見緊隨時代脈動而發聲的矯健風頭，珠海文學疏離於文壇熱點的邊緣化狀態尤其顯著。這種狀態的另一面，則是邊緣化具有的少約束和自由感，孕育助長了珠海文學書寫的前衛性或先鋒性特徵。不同於大多數深圳作家對社會現實與現代城市發展過程的寫實性描述，珠海作家更喜歡聚力於表達關涉人類命運和個體生命既宏大又幽微的主題內容，在藝術品質和寫作技術上也更具探索性。」

無他，因為珠海有情侶路。我相信，文學是閒出來的！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三年四月號 總十期

卷首語

1 潘耀明 因為珠海有情侶路

專題：珠海文心

4 郭海軍 珠海文學：邊緣的前衛

8 盧衛平 復仇記（外三首）

10 曾維浩 現代化的俘虜

13 唐不遇 螞蟻（外二首）

14 耿立 回到螢中間

18 許理存 匠人的路

22 劉鵬凱 窗外

24 盛祥蘭 神秘的事情（外四首）

文化綠蔭

26 朱少璋 圖書館已沒有愛情故事

27 胡洪俠 「深二代」的咖啡館

28 陳橋生 開越陸大夫

29 胡燕青 腿和翅膀

30 黃秀蓮 車衣女工今何在？

萬花筒

31 傅曉 永久的創新和傳承——毛俊輝的粵劇情

34 李可君 一首節奏明快的抒情詩

名家與書香

36 艾火 梁實秋談考究書房

學苑春秋

37 許登豪、徐子瑩、趙婷、邵振輝 〔學府點滴〕一試定生死

封面內頁 圖、文 林青霞 青霞印象

封底內頁 沈平 線條下的香港

封底 詩：萍兒 圖：潘宇清 口罩

26



31



二〇二三年四月 總十期

專題

珠海文心

耿立、許理存、劉鵬凱、盛祥蘭／撰
郭海軍、盧衛平、曾維浩、唐不遇、

珠海有百島之城的美譽，城市與小島都有着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情。沿着珠海的海岸線行走，藍天遠洋，海風裏夾帶着人文氣息，心裏有種莫名的激動，也許在高壓忙碌中生活久了，對這種慢活情懷有種不一樣的憧憬。今期一起走進珠海的文學之海。

學者郭海軍分析探究珠海文學邊緣化下的前衛性、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主題表達的跨越性，以至珠海文學從「城市文學」向「新市民文學」跨越的歷程與展望。

珠海市作家協會主席盧衛平石頭復仇等詩作內容生活化，而個性強烈、寓意深刻，值得細味。而唐不遇則把流星化成詩篇，吐出神秘的腹語。

離開田野到外省打工，或是留鄉靠政府補貼過日子，已是湘西農民的日常，岩頭江村人曾維浩居珠海三十多年，反思農民對現代化社會生活方式的依賴與土地情懷的遺忘。創意寫作教授耿立離開故鄉後去到珠海，竟見到同樣作別故鄉的螢火蟲，隨即將牠帶回家，螢火灌滿房間，將他帶回古代，帶回沙河……

珠海作家許理存少年時嚮往農村，離開學校後，先後做過木匠、瓦工，又觀察過茅匠父親的工作，期待用一門手藝在農村裏有所作為，今撰文回憶學藝的經歷、細節與匠人的艱辛。

城市人平日裏大多把自己關在門裏面，劉鵬凱以小說啓導大家不妨多到山野走走或展開真切的接觸，享受山野裏的新鮮、活着的自然美好。一級作家盛祥蘭詩歌寫物也寫人，自然的景物與人生道理互相襯托，描寫細膩。

「沒人知道，是風吹着雲走／還是雲推着風跑／所有的秘密都在風聲裏……」讓我們沉醉在幽微逸致的人文珠海裏。

——編者

「邊緣化具有的少約束和自由感，孕育助長了珠海文學書寫的先鋒性特徵……珠海作家更喜歡聚力於表達關涉人類命運和個體生命既宏大又幽微的主題內容……」作者為珠海文學研究專家，分析探究珠海文學邊緣化下的前衛性、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主題表達的跨越性、散淡從容精雅書寫的特質，以至珠海文學從「城市文學」向「新市民文學」跨越的歷程與展望。

——編者

珠海文學：邊緣的前衛

郭海軍

一九七九年，珠海撤縣建市，「珠海文學」由此發端。若以期刊發表、評論裁定、評獎表彰三位一體的評價標準衡之，「珠海文學」業已成為一個成績不俗的邊緣性寫作共同體。遠離國家政治與文化中心地帶（首都）的「邊緣」特性，內蘊的是和文學中心區域寫作景況既呼應追隨也盡顯特質的寫作狀態。而在相對固定的地理空間內，為一個大致趨同的精神目標或基本一致的題材對象進行文學書寫的特定人群，可稱作「寫作共同體」。當我們談論「珠海文學」時，就是在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談論屬於珠海市行政區域內的文學書寫情狀。這與談論「深圳文學」、「廣東文學」相同，並沒有命名邏輯上的區別。

珠海文學書寫的先鋒性

然而，在諸多的邊緣性寫作共同體中，珠海文學又獨具特殊性。一方面，珠海文學與深圳文學均屬於「特區文學」；另一方面，珠海文學又在特區文學裏呈現出別致的樣態和風貌。因為不論怎樣鉤沉歷史來鍛造城市的文化內涵，我們看待珠海如看深圳一樣，都是從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特區」予以定位。雖然只有四十多年的歷史，這兩座城市卻是中華民族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前沿和窗口，一個時代的清晨就此開始。但比之深圳文學，珠海文學顯然沒有「打工文學」、「底層寫作」的空前盛況，也少見緊隨時代脈動而發聲的矯健風頭，珠海文學疏離於文壇熱點的邊緣化狀態尤其顯著。這種狀態的另一面，則是邊緣化具有的少約束和自由感，孕育助長了珠海文學書寫的前衛性或先鋒性特徵。不同於大多數深圳作家對社會現實與現代城市發展過程的寫實性描述，珠海作家更喜歡聚力於表達關涉人類命運和個體生命既宏大又幽微的主題內容，在藝術品質和寫作技術上也更具探索性。



以小說為例。曾維浩在筆耕八年的長篇小說《弑父》裏，以豐沛恣肆的想像和繁複多變的結構，採用寓言與象徵的體式宏觀地寫出了人類文明的尷尬困境。作品主題涵蓋人類生存的不同境遇，涉及到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諸多學科要面對的共同課題，這在一九九八年的中國小說版圖上價值殊異。十年後他的另一部長篇《離騷》，則借助「身體寫作」外殼把筆觸伸向具體人物的內在情感世界。主人公「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傾心愛戀，歷經了半個世紀的痛苦磨難，生動及物地展示出人性的豐饒和溫潤。作者在《離騷》中表現的是對人類生存處境持續一貫的關注，但卻一改《弑父》處處隱喻象徵的表現手法和否定性的主題指向，開始堅實地站在現實的地面，以民族化的立場和形式真切肯定。陳繼明在長篇小說《七步鎮》裏，試圖讓東聲通過「尋找自我」來治療回憶症這一精神疾患。東聲「尋找」自我的曲折腳跡，已經在現代和傳統、個體和社會、「我」和自我既闊大多維也具象錯綜的歷史時空中，繪製出一種讓讀者既陌生又似曾相識的精神圖譜。這圖譜既屬於東聲自己，也屬於我們每一個人。類似的小說創制，還有李遜的《在黑暗中狂奔》、劉鵬凱的《白太陽》、韋馳的「存在三部曲」、維阿的《不可能有蝴蝶》等。

概言之，四十年來的深圳文學更多專注於描述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通人的現實生存狀態，並以「打

工文學」、「底層寫作」、「城市文學」的遞進性文學表達，刻畫出當代中國第一座真正意義的現代工業城市的精神成長史。而珠海作家在感受現代都市生存觀念變化的同時，也深切體會到城市化的快速進程帶給傳統中國人生活方式與生活節奏的巨大衝擊，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搖撼和心理落差，促使他們對現代城市文明作出深刻思考與自覺反省。不僅是小說，盧衛平、唐不遇、胡的清、唐曉虹等人的詩歌，耿立、盛祥蘭、鍾建平等人的散文等，其主題蘊涵都關涉到這樣的思考與反省。整體而言，創作視野寬闊高遠，文學風格豐富多變，不拘泥時代和現實的既有境況，凝神潛心於個體化的藝術思考與探索，已然成為珠海作家的共通屬性和不約而同的美學追求，也鑄造了珠海文學的獨特質地。晚近三十年，珠海作家的寫作空間寬闊而不逼仄，寫作姿態優渥而不慌張，寫作體式工致而不粗放。特區珠海的文學書寫，散淡、從容，也精雅。

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

進一步看，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以移居作家為主創力量的珠海文學，已經顯露出當代中國文學史上一種新的思想內涵和藝術品質。包孕這種內涵與品質的各類文學體式，其主題指向正在由現代城市文學發展為新市民文學。如此定位的現實理據在於：

一是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隨着工業化社會轉型的逐步深入和漸趨完成，移居經濟特區的新移民經歷了四十年的心理與情感的蛻變，與也在轉變中的原住民在新的現代城市文明空間裏融合，形成發端於深圳、珠海等特區城市，進而擴展到廣東全境乃至全中國的新市民階層。這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城市社會階層，也將成為建立在物質、知識和制度現代化基礎上的文化現代化的最直接表徵，即「人的現代化」。從新移民到新市民的成長過程，幾近同步地反映在深圳文學書寫的各類文本中，具體表現在「打工文學」、「底層寫作」、「城市文學」到「新市民文學」的階段性形態演進。同期的珠海作家則直接站在現代城市的立場上，以新市民的寫作姿態冷靜地審視時代，從人類生存的更廣闊視界思忖和描述「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的人性人情。

如王海玲以一九九五年的中篇小說《東撲西撲》為起點，描寫移民特區的年輕知識女性在前所未有的時代變遷中找尋自我精神定位的心路歷程。直到二〇〇八年的中篇《無法閃避》，王海玲小說在人物形象和主題意蘊上不斷延伸並互為補充，形成特區知識女性移民的形象系列，進而構成了一種整體上的文學表達，力求探尋社會轉型期內生活既有的諸多可能性，以及這些可能性的邊界。這種基於人生實相冷靜客觀的寫作意識，顯然超前於打工文學及底層寫作。耿立的《暗夜裏的燈盞燭光》、《向

泥土致敬》等則把激情和童真蘊蓄於雄渾、沉鬱的散文表達中，力圖穿透漫漶歲月的層層積塵，為現代城市裏的新市民找尋並打造幾近於無的精神棲息地。作品主題的另一側，則是對快速城市化進程的深刻反思，藝術質地遠高於許多當下的所謂「歷史散文」。

主題表達的跨越性

二是主題表達的跨越性。起源於深圳的「特區文學」，因與社會轉型實驗的同步，表現出較為完整的連續性和階段性紀實特徵。就像早期的「打工文學」演變為「底層寫作」，無非是轉型之初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轉型陣痛階段，普通人包括「打工」群體生存境遇、心理狀態與情感世界的形象再現，區別在於人物書寫從特區城市的「農民工」擴大到農民、工人等更廣大人群，敘事空間則從深圳一城拓展到全國其他城市。但珠海文學的主題表達甫一面世，就越過「打工」和「底層」的揭露、譴責與批判，站在了「城市文學」的寫作起點上。即珠海作家多從人類生存的大坐標出發，以現代城市新市民的視角，摹現中國人從傳統鄉土進入現代城市的心理悸動和曲折精神路徑，以及現代城市市民的多維生活狀態。如盧衛平《我拿着一把鐮刀走進工地》所寫：



秋天了，金黃的穀物／像一個掌握了真理的思想者／向大地低下感恩的頭顱／我拿着一把沉默的鐮刀走進轟鳴的工地／這把在老槐樹下的磨刀石上／磨得閃閃發光的鐮刀／這把溫暖和照亮故鄉漫長冬夜的鐮刀／一到工地就水土不服，就東張西望／一臉的迷茫，比我還無所適從／我按傳統的姿勢彎下腰，以牧羊曲的／節奏優美地揮舞鐮刀／但鐮刀找不到等待它收割的穀物／鋼筋水泥之下，是鐮刀無比熟悉的土地／從此後只能是咫尺天涯／鐮刀在工地上，是一個領不到救濟金的／失業者，是工業巨手上的第六個指頭／但我不會扔掉它／……是它把一個異鄉人的思念寫在臉上／是它在時刻提醒我，看見了它／就看見了那片黃土地

在傳統鄉土社會不可逆轉地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緣起於經濟特區的現代城市文化也正全方位地影響和改變着當代中國。第一代特區移民盧衛平以新市民的清醒目力，發現了「沉默的鐮刀」與「轟鳴的工地」的不可融合，形象客觀地寫出了新市民的精神來路和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已成為盧衛平詩歌現代性表達裏最重要的主題蘊含。當然，在表現新市民的精神故鄉和「進城路徑」的同時，珠海文學書寫的主題也指向進行時態中的現代都市生活，和由此生成的種種個體精神遭際，譬如楊雪萍、裴蓓的小說。

「新市民文學」的跨越

既有的寫作實踐已經表明，珠海文學因從疆域闊大的「城市文學」向「新市民文學」的跨越，正顯現着不同格局和獨特魅力。但新的問題是，面對中華民族雙腳踏進工業化社會門檻的「新時代」到來，對應「人的現代化」發展現實的「新市民文學」，應該如何超越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鄉土與現代城市之間二元對立的思維壁壘，以更前瞻的姿態、更高遠的視界和更寬厚的情懷與時俱進，描畫出中國人走向民族復興的情感際遇和心路歷程。顯然，近於功利的一城一地的區域化文學定位，其品牌價值在新的時代演進面前很難有更大的增值空間。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被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在嶺南歷史與文化的大背景下，「珠海文學」的區域性文學書寫，也必將成為「大灣區文學」整體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繼而抵達一個更高的文學目標。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教師、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珠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著有《星空下的潮湧——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珠海小說》、《改革開放城市新移民文學書寫研究》、《珠海特區文學創作散論》等。）



「你應該沒有想到／一塊被你踩踏的石頭／用自己的圓滑／爲他失去的稜角復仇……」珠海市作家協會主席盧衛平石頭復仇等詩作內容生活化，而個性強烈，更每每寓意深刻，值得細味。

——編者

復仇記（外三首）

盧衛平

復仇記

我的額頭有稜有角的時候
你腳踏着我
你很分明感覺到我的存在
但你無所顧忌
你知道我只不過是一塊石頭
沒有你見過的刀刃鋒利
我刺不穿你的牛皮鞋
不會讓你往上爬的腳受傷
你腳踏着我走上坡路
我鋪墊着你的腳後跟
我在你無數次的踩踏中
磨去稜角
我圓滑了
我在沉默中油嘴滑舌
我的身上長滿世故的苔蘚
我在冬天裏偽裝春天
我等着你告老還鄉
沿着原路返回
你開始走下坡路了
你昏花的老眼已認不出我
可你一輩子踩踏石頭的慣性
沒能剎住你在走下坡路時
最後一次踩上我

你腳下一滑

摔了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
那是我一生的姿勢

我不知你這一跤
是否骨折

是否腦震盪

你應該沒有想到

一塊被你踩踏的石頭

用自己的圓滑

爲他失去的稜角復仇

說出

一塊燒得通紅的鐵

放在水裏冷卻後

說出了一把刀的閃閃寒光

潮漲潮落

大海用永不停息的波濤

說出地球轉動的聲音

冬天漫長

雪花漫天的葬禮

淚水說出春天即將復活

夜的深淵中

醒來的人說出



在睡夢中一次次預習死亡
黎明之前的黑暗中

閃爍的星星

猶豫着是否說出

看不見的事物

濕透的火柴

在太陽的烤曬下

說出急着擦燃的人

一滴露珠

為草葉說出所有的讚美

不願熄滅內心晶瑩的燈盞

嚼子

可以在我的腳上裝上鐵

讓我跑得更遠

成為千里馬

為你到達目的地

馬到功成

可以在我的背上

裝上你的坐騎

讓你迎風飛揚

可以用鞭子抽打我

讓我跑得更快

馬不停蹄

可以讓我抬頭躍起

為了響徹原野的

一聲聲嘶鳴

讓你威風凜凜

可以用韁繩

讓我牢牢地握在你手中

我不是天馬行空

騰雲駕霧

你的水草肥美

我不會是野馬

你不能在我嘴裏裝上嚼子

讓我對你的每一聲喝令

不停地點頭稱讚

即使你迷失的方向

走錯了道路

清明記事

從母親的墳頭下來

我聽見一片草叢中

有人在叫媽媽

我順着叫聲走進那片草叢

沒看見人影

只看見一隻小羊羔在叫
牠剛學會吃草

牠的媽媽應該不會走遠

應該就在我上山時

碰見的那群羊中

牠的媽媽應該能聽見牠的呼叫

我第一次聽見

一隻小羊羔的叫聲

像一個孤兒在天黑前叫媽媽

小羊羔不認識我

但我決定晚一點下山

站在小羊羔身邊

看牠吃草

陪牠等牠的媽媽回來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詩歌創作委員會副主任、珠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出版有《異鄉的老鼠》、《濁酒杯》、《瓷上的火焰》等詩集十餘部。獲中國第三屆華文青年詩歌獎、二〇〇八年《詩刊》年度優秀詩人獎、第九屆廣東省魯迅文學獎等。）

明

「岩頭江和婁山下的人們已學會計算投入和產出，不再靠土地的出產養活自己，對土地的感情淡薄了……」離開田野到外省打工，或是留鄉依賴政府補貼過日子，已是湘西農民的日常，作者居珠海三十多年，明白農民對現代化社會的生活方式有所期待，惜今人不再在乎土地，少了自力更生的堅忍。

——編者

現代化的俘虜

曾維浩

我不斷回岩頭江村。故鄉越來越近。

上椅子嶺的道路變得不通暢的時候，到城市的路變得越來越方便。屋前是〇〇二鄉道，客車穿過，招手即停，像城市公共汽車一樣方便。隆回縣城的客車，則從龍江下游抵達鄰村婁山下，全程三十里。六哥買了輛「大路易」摩托車，周日開着送六嫂和兩個孫子去隆回縣城上學，半小時車程。他經常幫人主持祭祀儀式，有摩托車方便到鎮上採買祭祀用品。有個給父親入土司儀的年輕師公，開着一台棗紅色的廣州傳祺 SUV 到處做法事，據說他擁有大專文憑。隆回縣城有只需三個多小時就直達廣州的高鐵。滬昆高速的隆回出口，離岩頭江僅二十里。

農業稅曾經是國家對一切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徵收的稅，俗稱「公糧」。全國的平均農業稅率過去規定為常年產量的百分之十五點五，真不低。納稅人獲得過什麼樣的服務呢？鄉下人不會追問。回老家給父親「總七」的時候，在火塘邊，八十多歲的小舅舅一邊添柴禾，一邊興奮地對我說：「歷朝歷代，哪有不交稅的？俗話說皇糧國稅。可現在真的取消了。種田不但不繳錢，還補貼錢。你說國家怎麼一下就發達成這樣了？」在城市，面向企業經營者，減稅或免除某些稅收，不會給人這麼強烈的心靈激盪。一直耕作並靠土地收成養家糊口的農民對此感恩戴德！但是，在年輕人看來，減免不減免，已經無所謂了。小舅舅的孫子不再種田，學汽車維修，在長沙的 S 店擺弄汽車，每月有過萬的收入。

不再吃苦的農民

二〇一八年十月，八十四歲高齡的曾祥正從上海打來電話。他說回了湖南老家一趟，心情很是沉重：很好的低保政策可能會讓農民變懶。他看到土地荒蕪。在過去，岩頭江青山綠水、土地肥沃，龍江的



田壟裏能種兩季不錯的水稻。耕種季節一片忙碌。春夏秋冬，都有農作物適時生長。冬天都有蘿蔔和小麥。可是現在，看到的是秋天的枯草。房子都修得不錯，可是佔據良田，雜亂無章，村子沒有任何規劃。原本躬耕田野的農民，不再願意吃苦，他們聚集在一起打麻將。即便是很好的天氣，也不怎麼幹活。

他是與我同村的長輩，憂慮在岩頭江得不到回應，在上海更無處訴說，只好長途電話跟我聊。

曾祥正已經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六十年，是橋樑高級工程師，上海市高級專家委員會成員，對上海充滿感情，電話裏總是邀我帶老婆孩子到上海去走走。他住在浦東塘橋路，離東方明珠不遠。我也邀他們來珠海看看。他參與設計的橫琴大橋所通達的橫琴，已不是一個荒島，是國家級的自貿片區，高樓林立。他答應來，尤其想來看看港珠澳大橋——這是中國橋樑建設者的榮耀。我們不自覺地會討論故鄉岩頭江。我已經在珠海生活三十多年。我們討論岩頭江，實際上是一個上海人與一個珠海人在討論湘西。一個東海之濱的橋樑工程師與一位南海之濱的文字工作者在討論湘西的留守農民。我們為那片土地牽腸掛肚。我說：「整個中國鄉村都需要規劃。珠海已經有規劃師下鄉了。」岩頭江實際上沒有規劃，都建房「佔地盤」。曾祥正建議村裏人把房子前面的路修好，方便走動。鄉親說：「這個啊，政

府拿錢來！」他感到非常吃驚。此前的岩頭江人不是這樣的，人們自力更生，任勞任怨。

四哥花三年時間建房，一年多時間裝修，四層，每層四房一廳，還深思熟慮地在正房外留了一處柴灶房，正房內只燒煤氣。我走進去，光潔的瓷地板，淡金色燈飾，富麗堂皇。難怪他怕柴火煙塵進房。四哥介紹，那些實木床三千元一張。我說：「你山上有樹，自己砍樹做會不會合算些？」四哥說：「自己砍樹做，時間久，還沒這個合算。再說了，人家機器刨磨。家裏木匠手工哪裏做得到？」四哥其實並不住岩頭江，一直住武岡市城區，陪孫子讀書，兒子在深圳，接單做眼鏡架。四哥感歎：「我們這地方就是太偏了。要是在城郊有這樣一個房子。想租的人萬千。」這才是建房子的岩頭江人的真實想法！若有遊客，這棟房做民宿，一年收入不菲。

投降於工業文明

村子裏有幾座黃牆朱紅屋頂的房子，牆面不貼瓷片，形狀和大小一致。我問是什麼房子。六哥告訴我：「這是扶貧房。家裏沒能力修房子的，政府就給修一座。五萬塊錢的造價，不低於五十平方米，有廚房有廁所。」在婁山下，我的表哥就獲得這樣一座房子。《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二〇一——二〇二〇年）》提出，到二〇二〇年針對扶貧對象的總體目標是：「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

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簡稱「兩不愁、三保障」。這個很接地氣的表述，實際上包攬了生存的全部基礎條件。岩頭江鄉親的態度隱含着對強力政府的高度依賴。他們仍然只是湘西農民。鄉村決策實際上都交給了城市。岩頭江不是接納和擁抱工業文明，而是投降了工業文明。人們生存的依靠不再是岩頭江的土地，而是遠方城市的工廠。

岩頭江是現代化的俘虜！

不確定性和無力感其實一直困惑留守的人們。「人類最原始的感情就是對於自己生存的感情，最原始的關懷就是對自我保存的關懷。土地的產品，供給他一切必要的東西，本能促使他去利用這些東西。」（盧梭著，李常山譯《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第一版，頁一一二）現在，岩頭江和婁山下的人們已學會計算投入和產出，不再靠土地的出產養活自己，對土地的感情淡漠了。從收入來源到衣食住行……所有生活都錨定不可琢磨的遠方城市，不可知不可控的虛無會油然而生。有時岩頭江的人們需要抵抗某種虛無。

我探親後返回廣東，堂弟曾維圳送他剛滿十八歲的兒子搭便車去東莞打工。在路邊，他用不無苦澀的幽默表情告訴我：「我現在一家五口人，四個吃『國家糧』，不打工怎麼辦？」我仔細問才知道，農村生產責任制後，所分土地很難改動。他在結婚

前分得一個人的土地，妻子和三個孩子都沒有再分配土地。這是中國鄉村所面對的現實。只有「世界工廠」給了岩頭江人底氣——只要遠方的工廠沒有倒閉，年輕人就不在乎有沒有土地。

農村在凋敝 城市在擴張

一場聲勢浩大、持久廣泛的改革開放是如此與岩頭江人緊密相連息息相關，這是我與我的父老鄉親過去從未料到的。在岩頭江，六十歲以上的農民每月獲得一百零三元養老金，錢很少——鄉村砌磚匠的日薪已到兩百元，但它卻是開創性的，改變長期的自耕農生活結局。年過七旬未成家的堂哥患有風濕病，幹不動活了，住進鎮養老院。我去這個養老院探視，兩個人一間房子，有電視。堂哥說，吃飯在食堂，養老院有點地，還種菜、餵豬，伙食還行。岩頭江人不一定靠土地養老，也不一定靠兒女提供晚年經濟保障了。

我沒有曾祥正那麼悲觀，一切可能會變得更好，摺荒或可以涵養土地。穿村而過的鄉道上，安裝了太陽能路燈，在夜晚它的照明十分有限。岩頭江人好像也不太需要夜生活，其象徵意義要遠大於實際意義。

人們籌措資金修一條路通向椅子嶺。為什麼要修這樣一條路？是為了上山砍柴，還是種紅薯？不得而知。村民小組的負責人找到我，說修這條路大



家得湊點份子錢，每人一百五十元，看看我算多少人。他們反覆說：「路修好，你清明節回來掃墓，車就可以開到屋後來。給你父母豎墓碑時，運石碑也能直通到屋後。你出點錢一點不虧的。」我不在乎是否受益，但我很願意出點錢。

農村在凋敝，所有的城市都在快速擴張。珠江三角洲已成世界級的大灣區城市群。長沙城區已達八百萬人口。無論是建設者還是管理者，一直都面對新來的鄉下人。岩頭江人正向這些城區進發。

國家統計局數據：二〇二一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百分之六十四點七二。鄉村常住人口四億九千八百三十五萬人，比上年減少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人。

中國，已不可能往回退了，退半步都不行！千百萬個岩頭江頂在這兒，它的兒孫們都指望着自己受益的改革開放深化，指望着在長株潭務工，在粵港澳大灣區務工，在長江三角洲務工，所得收入用於養家糊口。解決溫飽後，他們有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粵港澳的百行百業，都與岩頭江村人緊密相連。

（作者為一級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弑父》，中短篇小說集《涼快》、《都市雕塑》、《流浪的夏天》，散文集《灶台上的玫瑰》、《原野的讖語》，非虛構《一個公民的成長筆記》等。）

明

螞蟻（外二首）

唐不遇

螞蟻

詩人必須對着過去的天空說話，
必須寫下幾顆看不見的流星。

而在他的腳下，流沙正在聚集，
就像不知從何處而來的一群螞蟻。

未選擇的路：和弗羅斯特

兩條路我都沒有選。
它們像一把剪刀
鋒利的兩刃正在合攏
剪着我的去路，或歸途。

腹語

這神秘的腹語，來自一座
蒼老的鐘，來自一條
緩緩湧過你身體的河流：
零點。它已抵達你身體的最低處，
舔舐着氣泡般渾圓、
潔白的卵石。它渴望上升。

（作者為粵東客家人，二〇〇二年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現居珠海。作品收入《中國新詩百年大典》、《現代漢詩一百一十首》、《華文新詩百年選》等多種選本。）

明

「是的，那天在我的臥室，雖然只是一隻螢火蟲，但是牠卻灌滿了整個房間，螢火蟲的光像是發生了化學的反應，我的臥室到處都是那螢火，還有父親，還有地排車，還有沙河和蛙聲。」作者離開故鄉後去到珠海，竟見到同樣作別故鄉的螢火蟲，隨即將牠帶回家。螢火蟲雖只隻身，螢火卻灌滿房間，將作者帶回古代，帶回沙河，最後幻化成星。——編者

回到螢中間

耿立

螢火蟲是土地的夢，牠不喜總是呆在某一地方，一到晚上，牠就會扔掉鏢鏑，把翅膀打開，沒有路徑，沒有羈絆，忽南忽北，忽上忽下，牠到哪裏，夢就到哪裏。那夜好像就比原來厚了兩倍，河也深淺了兩倍。

如果站着不動，屏住吸氣，螢火蟲就會把你當成一捆玉米桿高粱秸，一點生分也沒有。你的衣服是玉米或高粱紛披的葉子，牠們可以駐足停在上面，或者牠把你的臉頰當作凹凸不平的起飛場地，你覺得是螢火蟲增加了夏夜的精神，有次父親到城裏為供銷社送貨，返回時，天已近黃昏，這條路父親不知走過多少次，哪裏有岡哪裏有凹，哪裏轉彎哪裏抹角，有幾片樹林，有幾座水泥橋木橋，都清清白白。父親不慌不忙地走着，他拉着空了的車子，車子上躺着，慢慢走進黃昏，走進草木散發的暮靄。

這是麻雀趕着歸巢的時分，牠們知道引力在屋簷下是不缺席的，牠們的翅膀由酡紅而淺紅，刺蝟開始在路邊的草叢裏咳嗽，咯咯咯，是什麼卡住了嗓子？一詠三歎。雜草間的螞蚱聽到腳步聽到人聲，翅膀是交錯着呼啦啦地沒有隊形沒有方向亂扎。

父親不是詩人，甚至連字都不認一個，那時我才小學五年級，只是覺得這樣的夜來臨給人的是無數可以複製的夜的樣子，看父親慢慢踢踏的腳步，好像夜在叫：客官，不急，前方有店。

是的，家就在十多里處，再過一條河就到了。但我看到父親卻像鄉村好酒的人在鎮上酒館灌了一杯燒酒，腳步踉蹌，回家早一點晚一點沒關係，享受的是微醺的感覺，這路太熟悉，閉着眼睛就能摸到家門。

父子倆，一輛地排車，走在平原深處的寧靜裏。

暮靄與夜色如水漫上來。



陡然，我的眼睛一驚，有星星點點的光在水聲中裝點那條河流和夜了。在這個平原的夏夜，父子拉着地排車為生存奔波，這是那個時代無數的苦難的一種，但那艱苦的時代，依然有詩意的東西不因苦難而缺席。

是螢火蟲。

那河裏，滿滿一河的螢火蟲。

螢火蟲結隊地從河的這岸飛過那岸，這些小傢伙挑着燈籠，如走夜路的孩子，臉上帶着鬼笑，向着這土路飛了過來，路轉牠們也轉，路高牠們也高，滴滴答答，如作文本上的省略號，有膽大的竟然落在地排車的車轆上、車廂裏，甚至父親的身上。父親全然不知似的，螢火蟲可謂是「亂陣」，不講一點章法，隨意的飛，像老師在寫毛筆字時候，那些墨花一樣，是的，天幕是藍紙一張，前方的家和胡同是鎮紙，這些螢火蟲，如老師懸腕揮灑出的墨點子，有的飛到紙的中心，有的飛到紙的邊緣，還有的飛到紙張外，那是一種翻出的新意，也許到了天上的那些星子，也是螢火蟲的骨骼變成的，一道白線亮亮的劃過了，天上的星星太擁擠了，有的星星一不小心滑倒了，就打着燈籠退場了。

「螢——螢——螢——」我叫着。

父親如土路一樣緘默，他還是匍匐着拉着車子，河水在身旁嘩嘩流動，河水更加的蒼鬱，是暮色與夜色加進了流水，有風過來了，那螢火蟲更加的凌

亂，亂是一種味道，雖是少年的我，說不出螢火蟲的那種美。

童年的夜行，和螢火蟲的相遇使我知道了土地是有靈魂的，也許誰都不在意牠。等牠消失了，鄉村也真的是失魂落魄了。

是的，當我後來再回到那片土地時，在我揮手作別童年，再回到村後那條被我稱之為「泥之河」的河時，我有點悲憤，沒有了蘆葦，沒有了蛙聲，河道是一片惡臭。夏天的泥之河給我的只是黯然神傷。

我多次尋找童年的螢火蟲，但每次都是失望，牠們被風吹走了？我三十年未見的那些小傢伙們，牠們到了哪裏？明明滅滅在歷史深處在鄉間在童年的小幽靈呢？

這曾是我童年月亮的備份的蟲子，這是有道德潔癖和靈魂潔癖的蟲子。

是因為地上的螢火蟲的丟失，天上的星宿也無處落腳了？

現在的夜空不能再被稱為夜空，沒有了黝黑，也沒有了點亮黝黑的星亮。無星的夜不配稱為夜，沒有螢火蟲的夜空也不配稱為夜空。

星星和螢火蟲，就是造物主為人類的遐想而設，牠們給人以遼遠、衝動和憧憬。

這些物件使我們知道了遠方，知道了神秘，也

知道了敬畏。

螢火蟲比鄉村走的遠。這是一個有精神潔癖的蟲子，當一個地方髒掉了，牠會掉頭去別的地方落腳，這點使我十分的敬重，不是以所謂的故鄉為念，哪裏有自由，哪裏有潔淨，哪裏就是自己的安身之所，我的故鄉再也載不動這個小精靈，故鄉已經被所謂的「壓得氣喘吁吁，江河斷流，霧霾四伏」。

「輕羅小扇撲流螢」，那小扇，杜牧的小扇怕是連星光也撲不到了；我曾幻想《詩經·豳風·東山》裏的場景：「我徂東山，惛惛不歸……叮嚀鹿場，熠燿宵行」，成邊的男子在夜裏回家，古代沒有手電筒，如果沒有月亮，有哪個精靈為思家心切的男子照耀呢？路轉溪頭忽現，原來漫山遍野的是螢火蟲，一個個舉着小燈籠在小路上為還鄉的人照明。我如是那男子，一定會匍匐在地，對那些小生靈納頭便拜，說聲謝謝了。

在不知螢火蟲作別故鄉多少年後，我也作別故鄉，義無反顧地來到珠海，在一個近山靠海、校園裏滿是蘆葦的地方棲身。

那時我吃驚於天空的星辰的明淨，我像第一次看到那樣的夜一樣驚訝，在這個時代，在斯地還有如此的夜。

那年的夏日，隨幾個朋友在小酒館喝酒，到了夜半，大家睏意襲來，我把飯菜打包回家。

在快到住處的時候，突然發現天地一片漆黑，斷電了。

那夜是這樣的黑，沒有渣滓，沒有水分，一會，星斗出來，好像是回到了史前。

這時好多的星星竟然如魔術師一樣，飄動起來，忽上忽下。哦，是螢火蟲。那些螢火蟲在我前面的蘆葦裏，一邊一閃一閃地閃着光，一邊向着我飛了過來。這時，我突發奇想，何妨不用帽子撲捉一隻這小精靈。

只一下，那小精靈就納入我的帽子，我隨即把打包的飯菜倒掉，用塑料袋把螢火蟲裝下。記得有藝術細胞的隋煬帝楊廣在東都洛陽也幹過這勞什子：「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岩谷。」李斗《揚州畫舫錄》中有螢火蟲燈的記載：「北郊多螢，土人製料絲燈，以線繫之，於線孔中納螢。其式方、圓、六角、八角及畫舫、寶塔之屬，謂之『火螢蟲燈』。」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找到了當時的記錄，那是一首詩，並且前面還有一段序言的文字，轉錄如下：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點四十二分寫，昨晚在珠海的校園，我捉到一隻螢火蟲，放到我的臥室，看牠在天花板上打着燈籠舞動，四周岑寂，我像看到了唐代的秋夜之美。



把一隻螢火蟲放入透明的
塑料袋，匆匆

我走在夜裏，往

我的七十坪的家趕

像提着一首詩

從唐代的那些句子裏走出

我有時停下來，想仔細看一下詩歌的臀部

那麼的螢亮，用手摸一摸

好像導電

讓我的手心發麻

我提着塑料袋裏的螢火蟲

如打着燈籠

此時的家，開關靜默

正等着牠

我呵護着燈籠

像懷抱着一個嬰孩

我想讓他做我的兒子或閨女

讓牠們有我的姓氏

有共同的DNA的浪漫

我提着一隻螢火蟲，走過圖書館

走過實訓室，走過湖水

我和我的螢火蟲好像一幕童話

賣的小女孩和火柴

我和我的螢火蟲

夜色越來越濃，腳步卻更加的急促

我提着一隻螢火蟲，很像

冬天在老家的夜裏，懷裏抱着為奶奶

暖被窩的火盆

為老寒腿送去溫暖

是的，那天在我的臥室，雖然只是一隻螢火蟲，但是牠卻灌滿了整個房間，螢火蟲的光像是發生了化學的反應，我的臥室到處都是那螢火，還有父親，還有地排車，還有沙河和蛙聲。

沙河的水還是那樣明淨地在夜幕下流下。

那時，我感到了一種莫名的美與疼痛，久違了的精靈和逝去的父親。

如今的城市只剩下霓虹燈在閃爍麼？有高速公路和巨棟樓宇的城市，連地下和天上都被螢光燈點亮的城市，能給螢火蟲一席之地麼？

那夜我臥室裏的螢火蟲們，開始衝破窗戶，向外朝着天上飛去了，我推開窗子，滿天的星斗，好像是滿天的螢火蟲幻化成了滿天的繁星。

（作者為散文家、詩人、創意寫作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作協散文創作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秦牧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散文集《向泥土敬禮》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提名，《遮蔽與記憶》入圍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前十。）

◎

作者少年時嚮往農村，離開學校後，先後做過木匠、瓦工，又觀察過茅匠父親的工作，期待用一門手藝在農村裏有所作為，今撰文回憶學藝的經歷，描寫各種工作的細節，帶出匠人的專業及該職業伴隨着的艱辛與經驗。

——編者

匠人的路

許理存

當我把煤油燈往桌子上一放，書包往椅子上一扔，正式不再上學的時候，我輕鬆快活得像隻小鳥，莊前屋後跑來跑去，對什麼都感興趣，都想去摸一下，或嘗試一把。在獲得自由的同時也對農村充滿着嚮往，想像着怎麼也會在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裏有所作為，至少刨口吃的應是比較簡單的。

正式離開學校的時候離「雙搶」（搶種搶收）還有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父親和我商量着學門手藝。父親想讓我學鐵匠，理由簡單，鐵匠比木匠掙的多，而且學出師了只需拿方錘，也沒那麼累。可我認為木匠活更有意思，把木頭變成家具或農具更富有意義，而且木匠也不像鐵匠那樣每天接觸的都是冰冷的鐵。

父親一向不過於干涉我的選擇，當我說要學木匠的時候，父親點了支老九分，當煙快抽完的時候，他站起來就走了，這說明經過一支煙的思考後同意了我的選擇。

木匠

我決定學木匠了。「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父親常用這句話來激勵我。師傅的教授套路是清晰的，第一天上午，都在和我聊木匠活，以便我日後掌握學習的節奏。廖師傅說：「第一關是拉大鋸，不管練習多少天，只要能拉直線了，就能到第二關。第二關是持小鋸來斷木頭或鋸小板，若能跟着墨線不走樣，就到第三關推刨子。推刨子看上去簡單，但推得好很難，主要是力度不好把握，不是推死吃裏面去了，就是推滑過去了。第四關是用鑿子，這是卯榫配合的關鍵手藝。最後才是弄斧。弄斧是最難的，這就是為什麼有班門弄斧，而不是班門弄鋸或班門弄刨。」師傅喝了一口水，仍不緊不慢地講着往後的學習過程及其難點，以讓我有個心理準備。



下午就開始拉大鋸，先把一根大圓木立起來夾住，兩個人站在兩邊的大板凳上，一推一拉，隨鋸子沿墨線往下移動。木頭頂端的那一截最難鋸，因為兩隻手是舉起來拉的，雙臂很酸很累，但越往下越輕鬆。末端的那截也難鋸，因為要蹲下來拉，雙臂要向下用力。

第三天就隨師傅外出幹活了。外出幹活是件快樂的事，一方面可以跑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無論是到隊裏還是在人家裏幹活，都要管飯的，這個很重要。就這樣拉大鋸，拉大鋸，從東家到西家，從一個隊到另一個隊，一個月很快過去了，在這一個月裏，除了拉大鋸，最大的收穫就是能近距離地觀察師傅的手藝。但是，如果以後學出師了，地盤在哪裏呢？村東有個許木匠，村西有個廖木匠，而且村村都有木匠。

茅匠

沒多久，非人的雙搶就開始了，這是圩區人最難以忍受的階段，因為趕季節，所以要搶收搶種，否則，深秋的寒氣降臨，莊稼就會沒有收成。但再難的過程也會過去，雙搶就快結束了，每個人都逐漸從緊張的狀態中釋放出來。

一天，油猴子品叔來了，原來是他家的房子漏雨了，請我父親去修。父親讓我一道前往，剛好也見識一下茅匠的營生，好在木匠師傅家也在雙搶，

況且我也不想幹木匠了，也要找個時間和父親交流一下，於是我開心地扛着茅匠的吃飯傢伙。十三根竹竿，一根抬竿，一個梭耙，還有一個丁字形的帶着兩鐵釘的踩耙，茅匠的工具就這麼多，扛在肩上很輕鬆，但我不清楚他們的功用。

品叔家的正房是荒草房，廂房一邊是麥桔的，另一邊是稻草的。一戶人家三種屋面材料是不多見的，說明品叔家有點經濟基礎，但實力也不雄厚，所以廂房用了麥桔和稻草。

父親先爬上梯子，整體看了一下，又用抬竿在屋面凹下去的地方搗幾下，然後對品叔說：「凡是凹下去的地方都要修補，還有抹角溝的兩邊也要重新鋪草，爛得太嚴重了。」這就算是修補方案了。

只見父親在屋面凹的地方先一根根地往草裏面插小竹竿，然後把抬竿也插進去，十三根小竹竿的交點處搭在抬竿上，用手把抬竿舉起來時，整個凹陷的屋面部分就呈傘形撐開，這時父親又用一根木柱子支起抬竿，這樣傘的下半部分就是工作面了。品叔在梯子上送草，我在地上搬。

不一會，一層新草就鋪上了，放下支柱抽出抬竿和竹竿，再用長釘的梭耙把屋面上的草整理平再拍嚴實。在茅匠的整個工作過程中，最壯觀的是打開傘形屋面，支起支柱那一下，一根支柱，一根抬竿，十三根小竹竿就把一塊屋面的草給托起來了。在傘面下，茅匠可以從容地去修理這個本已腐爛的

存在。

下午的太陽還掛在西邊時，最後一個抹角溝也修好了，掏出好多爛草，知名茅匠的眼力可見一斑。

晚飯是豐盛的，幾種大菜都上場了，表嬸還在往桌子上端菜，一邊端菜一邊招呼我們：「多掃點，多掃點，今天都是重活。」父親和品叔已經喝上了，推杯換盞，酒酣處還要搗槓子，虎吃雞、雞吃蟲、蟲拱棒、棒打虎，一輪輪的，互有輸贏。

天開始黑了，該回去了，走到唐祠堂時，我開口說了我對木匠的想法，父親一聽就停下來了，摸出老九分，抽了一支後把煙蒂丟在地上，又用腳碾了一下，把煙搞滅。這個過程他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生氣，更沒有憤怒於我八不了凡的做派。

第二天早上，我對父親說想學瓦匠，現在窯廠越來越多，農村蓋機建房的也會多起來，幹瓦工活雖苦點但掙得多。跟誰學呢？父親問了一句，我說想去官亭跟大老表學，他是縣建築公司八隊的。我們的對話母親聽得清楚，但母親從不介入我們爺倆關於人生切換方面的一切事務，聽着像沒聽到一樣，不停地把小菜碟子裏的菜蟲往外夾。

瓦匠

與木匠師傅辭別後，又隔了一天，我們就去了官亭。官亭街的老街正在推翻重建，到處都是磚，一大片紅紅的磚看得讓人興奮。那個時代紅磚就是

現代化的象徵。

大老表在家招待了我們，還請來了我不未來的師傅一起吃飯。師傅三十來歲，言語極少，那頓飯後我就跟着師傅上工地了，領了一個柳條編的安全帽，一副帆布手套。站在工地上，師傅向我講解了學徒的幾個過程，也是讓我心裏有個數。他說：「你從搬磚開始，把小四輪上的紅磚搬下來並碼成堆，便於抬走；第二步學習拎漿桶子，就是給砌牆的人送泥灰；第三步是學習拋磚，就是把磚拋給站在高處砌牆的大工；第四就是拌泥灰；第五是粉牆或勾縫；最後是學砌牆。」師傅看我遲疑又很快地補充說：「這個過程很長，但什麼時候能上牆，取決於你進步的速度，沒有固定的時間。」

搬磚、運磚都是力氣活，但拌漿是個技術活。要先按比例把水泥和沙子配好，然後就在地上摻和，大師傅三下五除二就能拌勻，可學徒卻要攪和半天才能拌勻。最終拌得如何，粉牆的大工一灰刀上牆就知道拌得好壞，一開始我還不服氣，後來才知道灰刀在牆上粉的時候，若刀走得順暢且輕鬆，說明灰拌得勻，任一刀灰上牆都是光滑的。如果拌得不好，粉刀在牆上走不動，阻力大，粉牆大工就會有意見。

幫忙幹完秋種後，又回到工地，師傅就開始安排我砌牆。砌牆之前，師傅按砌牆的厚度和砌牆的方式詳細介紹了牆，主要分為五種：六分牆即一塊



磚側着砌的厚度，一般作為小牆用的，高牆不這麼砌；十二分牆就是一塊單磚的寬度，十二厘米；一八牆就是一塊磚橫着，再一塊磚側着砌，總厚度為十八厘米；二四牆就是以一塊磚的長度，二十四厘米，橫着砌；此外還有斗子牆，也稱空心牆，就是用磚兩橫一豎地碼成內空的牆體，厚度也是二十四厘米。

牆的這種分類基本以磚的尺寸為核心，因為磚的尺寸是厚度為六厘米，寬度為十二厘米，長度為二十四厘米。當然也有特別的牆體，但這幾種牆最常見。

師傅最先教的是如何斬磚。左手拿磚，手掌略彎，手心為弓，成空心狀，這是為了減少斬磚時對手的衝擊；右手舉刀，下刀要準，這個主要靠平時練習，沒有捷徑可走，一般斬半頭磚或三分之一磚為多。一刀下去，方向要準，用力要狠，刀落磚斷，斷口整齊，這是水平的體現。我剛開始練習的時候，手震得發麻，好幾次一刀下去都差點砍到手指上。

斬磚既是力氣活，又是功夫活。我的爆發力不夠，所以學了好多天，手好多次都出血了才勉強得到師傅的認可。砌練習牆時，師傅教的技巧是，先練習右手的灰刀舀漿功夫，然後盡可能地抹平灰漿。後面師傅教我如何用水平線和鉛垂線，聽起來簡單，沿着線砌就行了。可當一塊塊磚往一起碼的時候，不是離線太近就是太遠，反正難走直線，沿高度方

向的垂直線就更難了。

突然有一天開竅了，一口氣砌了兩米多長，一米五高的正式牆體，我一看，很直很平很正，三個維度看都很滿意，但不知師傅會看出什麼問題來。師傅先用眼瞄直線，又站到牆邊看垂線，然後又半蹲着看水平線，最後露出笑容說道：「你可以上牆了，不過還要學完粉牆和勾縫。」

與砌牆相比，勾縫和粉牆要簡單得多，基本上兩個禮拜就可以應付了。又幹了一段時間，溫度降到攝氏零下六度了，牆體上凍了，沒法幹了，我們就回家過年，臨走前還領了五十多元的工資，這其中不知有沒有照顧的成份。後來一直幹到雙搶結束的那個晚上，我吸着稀溜溜的稀飯，對父親說：「我要讀書。」又隔了幾天，我又上學去了，結束了匠人生活。

於珠海魚林村

（作者為研究生學歷，做過農民、瓦工、木工、職業經理人、企業主。業餘愛好藏書、寫作、音樂、行走。在不同級別的刊物發表過數篇散文。出版的作品有《堅忍的土地》、《堅韌的鄉愁》和《行者看世界》。）

◎

「辦公桌前的幾塊窗玻璃上沒有了那馬蜂窩似的斑點。穿過透明，我發現碧綠的樹葉間，那些花苞在陽光的溫存中毫不客氣地綻放了。」城市人平日裏大多把自己關在門裏面，不漏一絲縫隙，太保守了，作者以小說啟導大家不妨多到山野走走或展開真切的接觸，享受山野裏的新鮮、活着的自然美好。

——編按

窗外

劉鵬凱

辦公桌前的窗玻璃從來沒擦過，那上面有很多雨滴濺下的斑痕，我突然聯想到馬蜂窩。哦！原來我們是一群馬蜂。

對面桌上的阿美看了我一眼，偷偷地笑。我知道那是在譏笑我，可我已習慣了，不予理睬就是，畢竟是現在的年輕人。再過一段日子，她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改變的。我替她這樣想。

窗外有幾棵不知名的花樹，在這乍暖的時節，每片綠葉都蒼翠欲滴，許多花苞好像會在你一眨眼就綻放色彩似的。太陽很溫暖，鳥兒們落在花樹上，清亮地鳴叫。阿美看到了那幾隻鳥，她用手中的筆敲着窗玻璃，嘴裏呼呼地吹着，一雙大眼睛這樣一來瞪得更圓。

那幾隻鳥沒理睬她，依舊在繁枝茂葉間輕巧地跳躍，停下來，便認真地梳理羽毛。阿美對鳥們的無動於衷有點上火，手中的筆使勁地敲在玻璃上，屁股也離開了椅子，徹底趴在了窗台上，擺出和鳥們對陣的姿勢。可是，鳥們仍然滿不在乎，鳴叫着到了一塊，極快樂地嬉戲。「它知道我們把自己關着！」阿美終於洩氣了，重新跌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語道，又像是在對我說。

後來，阿美經過深思熟慮似的，將頭探向我，問：「喂，張老師，明天我們到郊外的山裏去玩吧，去野餐……」她似乎已經在野遊之中了，並且吃到了野餐。

我愣了一下，馬上擺着手說：「不去，不去，我不去，你再問問他們幾個去不去吧！」

阿美毫不顧忌地送我一個白眼，離開椅子去找熱情的劉大姐，一陣無聲的嘀咕，她取得了一人支持，接着一個又一個地響應了。

「明天一起去吧！老張，反正明天是星期天，和年輕人一起去快樂快樂。」劉大姐端一杯茶水過來勸我。

我沒吭聲，實際上我是很想去，只是害怕別人不去。唉，今天這是怎麼了？



星期天，我和大家騎車去了郊外。清爽的風吹來吹去。我們沿山路一步一步往上爬去。有一種風一樣的聲音在遠處沉悶的晃蕩，這是從城市裏傳來的聲音。我感覺到那種煩悶在這一剎那消失了。

山野裏很靜。阿美觸景生情，就對着山唱起來。我也跟着哼呀呀地唱道：

山裏的黃草雪蓋了，

野雞娃沒處臥了；

眾妹妹的莊稼上場了，

二阿哥沒處坐了。

大家看着我的樣兒，都哈哈大笑，一個個前俯後仰，我自己也近乎笑出了眼淚。

阿美這時一動不動地坐在山坡上，靜靜地想着什麼，她到底在想什麼呢？我沒去驚擾她，繼續和大家聊着天。

「我發現我們太保守了。」劉大姐不無感慨地說：「平日裏自己把自己關在門裏面，不漏一絲縫隙，今天看來，還是出來走走好啊！」

我明白了阿美為什麼提議大家出來郊遊。

我帶頭向着更深的山野裏走去。越往深處走，



碧綠的樹葉間，那些花苞在陽光的溫存中毫不吝氣地綻放了。（資料圖片）

越是寂靜無聲。這寂靜顯示出山裏的一切都在寂靜中等待。抬眼遠眺，遠山是黑濛濛的，在白色的霧裏蠕動。其實，那是霧在飄。霧愈積愈厚，裹了許多山，山便顯得朦朧朦朧。

「這都是活着的自然。」阿美甩一下長髮，將一個小石子瀟灑地踢下山去。回來的路上，阿美給大家講了許多新鮮事。和着這山野裏的新鮮，山裏便有了一種很新鮮的聲音。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來到編輯部，將所有的窗子都打開了，然後打水，掃地，擦桌子，最後把窗玻璃也齊齊地擦了一遍。和煦的風透過窗紗吹進來，房子裏便明亮了許多。

阿美他們陸續來了。
「今天怎麼和平常不一樣了？」阿美笑着對大家說。

辦公桌前的幾塊窗玻璃上沒有了那馬蜂窩似的斑點。穿過透明，我發現碧綠的樹葉間，那些花苞在陽光的溫存中毫不吝氣地綻放了。

（作者為珠海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說集《白太陽》，散文集《心靈的邊緣》、《左邊狐狸右邊葡萄》，詩集《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見於《中華散文》、《廣州文藝》、《雨花》等文學期刊。）

◎

「彷彿風和雲的關係／也是這般神秘／沒人知道，是風吹着雲走／還是雲推着風跑／所有的秘密都在風聲裏……」作者詩歌寫物也寫人，自然的景物與人生道理互相襯托，描寫細膩。

——編者

神秘的事情（外四首）

盛祥蘭

神秘的事情

花園裏

一道日光從蘋果樹上掉下來

在這一瞬間

一隻蜜蜂的嘴和白杜鵑的腹部

有過短暫的接觸

一隻蟋蟀的前腳

剛從雞冠花色情的嘴上抬起

它們下面的覆盆子

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彷彿風和雲的關係

也是這般神秘

沒人知道，是風吹着雲走

還是雲推着風跑

所有的秘密都在風聲裏

旅途

白雲往白裏飛

雪花也往白裏飛

它們向不確定的命運飛去

它們背道而飛

它們永不相遇

但它們都屬於白，屬於人間

我走在白裏

走在白雲與白雪中間

像是它們用白製作的一個替身

像是剛誕生的一個叫白的物種

我要趕往一個叫北崗的地方

我朝白雲相反的方向移動

在白消失前

我們要趕到各自的故鄉

河水

夕陽吸附在河水的皮膚上

成為河水疼痛的那部分

它畢生的血

都在這一刻流盡了

當我進入它的內部

當我趟着它向前走

我一下子明白了

順流和逆流之間

就是一個轉身的過程



欲望總在河水之上
滋生和破滅，都不留痕跡
河水什麼也沒做
只顧着用力將自己推得
更遠一點

人生

我久久地站在一幅畫前
一個耄耋老人抱着一個新生嬰兒
他們的眼神是乾淨的、純真的
一個是放下的那種乾淨
一個是欲望的那種純真

他們都望着遠方
一個望向過去
一個望向未來
他們的距離是差不多的
內容也十分相似

一塊石頭

摸到蝦的孩子
臉上有蝦的色澤
和渾河水的歡暢

我摸到一塊石頭
花豹一樣的紋理
震撼着我的眼睛

我沒有聲張
重新將它埋進水底
像藏起一個秘密
我小時候珍愛的東西

我忽略了一個細節
它是偶然被流水帶到這裏
又被我偶然伸手摸到
我與它
今生只會遇見這一次

（作者為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參加一九九一年全國青創會，現居珠海。作品先後發表於《人民文學》、《詩刊》、《十月》、《上海文學》、《作家》、《散文》等刊物。著有詩集《偶然》、《我們都是宇宙的一撇》，長篇小說《愛的風景》，散文集《童年春秋》等。）



圖書館已沒有愛情故事



朱少璋
香港作家

少年熱情氾濫不符感情環保的節能原則，情懷與人俱老想深一層也不是壞事……年少時候的種種熱情和感動都漸次沉澱，雖然還存在，卻也沒有再被攪起的理由。

館內的書架也多是木造的，木書架僅四尺多高，一列列整整齊齊，中間貫以阡陌；遠望就像一畦畦修剪合度的矮樹叢。在這裏，讀者不會生起書海沒頂的錯覺；站在高度僅及胸腹的書架前四顧無礙，一望空闊，視線可以在館內自由舒展、游移。吾生有涯而知也無涯，矮書架存書多少不足為恨；恨只恨再無緣在高高的書架前，透過或疏或密的書縫，一瞥在書架另一邊正在尋書看書的意中人。

那些年校園少女的傳統形象是文雅嫻靜愛閱讀，弗雷德的《圖書館的故事》中譯本十四章都沒有提及書架前的浪漫。我們這一輩人的戀愛荳芽夢，卻或多或少與圖書館有關。記憶中的書架又高又大，排滿了書：是一堵堵用書磚砌成的高牆。年輕書獃子偶然在書牆上挖下一兩塊磚頭，書牆的另一邊彷彿若有光：一瞥驚鴻倩影、一霎過隙白駒，都在這窄小的縫口一一溜過。也不知哪一位電影導演的煽情鏡頭首次捕捉得住這初開情竇的一霎，不強調黃金屋，卻情深款款地展現了書中的顏如玉；少年多情，一看，就感動了。

主要以木材搭建的臺北市立北投圖書館，獲美國 Flavorwire.com 網站評為「全球最美二十五座公立圖書館」之一。此館外型像一艘大木船，多大窗，日間館內陽光處處。館內館外處處鋪墊着褐黃而微帶油亮的木材，讓人覺得幾場春雨過後整座圖書館會漸次長出花葉來。北投圖書館不是學術研究的寶藏秘府，而是閒暇閱覽的洞天福地。設計師、讀者或遊客卻總把此館的價值放在「環保」的標準上作考量；都說是綠色建築，又節能又減碳。

少年熱情氾濫不符感情環保的節能原則，情懷與人俱老想深一層也不是壞事。人老了最起碼對男歡女愛的事情看得淡薄些，如此則血脈可以平穩些呼吸可以暢順些思維可以冷靜些。年少時候的種種熱情和感動都漸次沉澱，雖然還存在，卻也沒有再被攪起的理由。忽發奇想本來要繼弗雷德的《圖書館的故事》續寫一部《圖書館的愛情故事》，但在名列「世界十大綠色建築」的北投圖書館內，一旦想到減排、減廢



等環保原則，加上人已年過半百逼近耳順，總沒法子拿出動筆的勇氣來。

「深二代」的咖啡館



胡洪俠

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
《晶報》總編輯

我最近要參觀一間咖啡館，又偷偷來深圳搞什麼？

深圳《晶報》有位員工，叫夏丹荔。一年多以前，這位小夏突然找到我說：「我要辭職。」我問為什麼。她說：「我已經報名，要去隴南支教兩年。」聽到沒有？支教！一個深圳年輕人，辭職，是為了到邊遠地區支教。我能反對嗎？我問：「和你爸爸老夏商量好了嗎？」小夏說：「這是我個人的選擇，不用徵求老夏意見。」

上個月，小夏突然微信我說：「我最近在福田偷偷開了間咖啡店，您要不要來參觀一下？」我說：「又搞什麼？為什麼是偷偷的呢？在深圳開咖啡館又不違法。」她說：「因為我開咖啡館，老夏不知道啊。」我說：「那為什麼不讓老夏知道？」她說：「還不到時候吧？」我說：「那什麼時候算是到時候

呢？」她說：「賠錢的時候。」

在深圳生活的人，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都是移民。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深圳移民的孩子，像小夏這樣的，人們習慣稱之為「深二代」。這些孩子和父輩不太一樣，他們陽光、進取、開放、獨立，英語好，學霸多，好奇心強，樂於冒險，更願意滿世界跑，也更願意表白「我是深圳人」。

說起辭職支教，老夏曾經告訴過我，小夏第一次支教是在高中畢業後，從此開始滿世界去當志願者。她去過埃及、印度、德國、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斯里蘭卡、新加坡、新西蘭等國家。小夏鍛煉得人小心大，從容不迫，生存能力極強，每到一個地方都能很快學會幾句當地語言，迅速融入當地人生活。我記得她曾在「埃及家書」專欄裏說，埃及人特別熱情，她在埃及的五十天裏，前後被求婚二十九次。我讀後簡直如聞天方夜譚。

如今小夏又「偷偷開了間咖啡店」。話說那一天，深圳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我滿懷各種疑慮，到小夏的咖啡店畫了一個圈兒。

一年多不見，小夏沒怎麼變，言談舉止還是那樣自由、自如、自在，好像她和我們生活的都不是一座城市、一個世界。

我問小夏：「深圳怎麼會突然冒出這麼多咖啡館啊？聽說福田區就有近兩千家。」她說：「不突然啊。你們老深圳人不知道而已。咱們新媒體大廈附近就有一條咖啡街啊，都兩三年了。」

小夏說：「深圳人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壓力，大家需要見面、提神、傾訴、交談啊，或者，就是需要一個地方獨自安靜一下，見見朋友。」「你們不懂深圳的咖啡文化，太落伍了，出去別說自己是深圳人。」

我來深圳三十年了，在小夏他們眼裏，我是老深圳人，未必懂得這個日新月異的新深圳。好吧，我承認。

出色為傑，其統一的貢獻，其外交的智慧和開拓之實。

開越陸大夫



陳橋生

《羊城晚報》編委、
文化副刊部主任

對趙佗南越立國，漢朝起初採取的對策是把嶺南之地「遙封」給越族功臣，為南越樹敵，以此加以牽制。是以，劉邦封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封地為長沙、豫章、象、桂林、南海五郡，其實後三郡都在趙佗的實際掌握之中，吳芮只是得個「虛封」而已。封是封了，能不能真正據有之，就看你自己的本領了。

事實上，由於趙佗修武備，據嶺固守，受封者

始終無隙可乘。漢高祖十一年（前一九六年），為一統江山，劉邦着手打破這一僵局。

首先是公開頒詔肯定趙佗在嶺南的作為及功績，釋放善意。然後派大臣陸賈出使南越，賜趙佗璽綬，立為南越王。於此，《漢書》記載中一筆帶過：「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彷彿這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之事，這邊一授璽綬，那頭便稽首稱臣。然而，這一筆略過的歷史，卻是潛藏有多少的刀光劍影、波詭雲譎。

陸賈奉命帶隊乘坐官船前往南越，來到番禺城外登陸，但趙佗初時對劉邦的和平政策並不領情，遲遲不與接洽。據清代學者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陸賈初至南越，築城於番禺西滸以待佗，名曰陸賈城。」築城以待，可知是經過了不短時間的等候。

《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中生動詳細地記載了陸賈第一次出使嶺南，及其與嶺南君主趙佗的初次交鋒。史載中的這次交鋒，唇槍舌劍，機鋒四起，讓我們彷彿又領略到春秋戰國時期著名辯士的機智風采。

從「魁結箕踞見陸生」到「蹶然起坐謝陸生」，再到「大笑」、「大悅陸生，留與飲數月」，最後「賜陸生千金」，一系列的行為動作，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在陸賈的凌厲攻勢下趙佗前倨後恭的心理變化全過程，為我們生動地再現了兩千多年前的這場交鋒場景。

這是「禮義」對「蠻夷」的一次說服，是中原



文明與嶺南文明最早的一次直接對話與正面交鋒。交鋒的結果，使割據而治的南越，重新納入到大漢帝國統一的版圖之中。

中華民族的統一強盛是數千年來無計其數的有識之士戮力奮鬥的結果，而漢、唐兩個盛世為祖國的統一與強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陸賈以其出色的外交才華，為漢王朝的統一，為南越文明的發展，貢獻了傑出的智慧力量。「開越陸大夫」之稱，名副其實。

腿和翅膀

你還準備好的時候，人生階段就臨臨果我時定乖的腿



胡燕青
香港作家

人有一雙腿，卻老是認為自己有一雙翅膀；在地上一步一步地行走，未免感到委屈。人有一雙手，總以為只要再加一點點努力，就可以操控一切，包括時間、政局、財富和活着的品質。人有思維能力，年輕時毫不例外地認為人定勝天，一切困難都有解決的辦法，更覺得不同意這看法的人是老了、懶惰了、變得悲觀了。年紀越輕，這種錯覺越是巨大。我們總叫

自己勿忘初衷，而初衷大多數是源於自大的錯判。人生種種不如意，大多與此相關，故人心的底色是藍色的，藍色是憂鬱無奈的顏色。

人到中年，慢慢明白自己不但不會飛，其實連走路都走得不怎麼好，膝蓋痛，不能跪，站起來時也不爽利。扶持着年老的父母，拉扯着不懂事的幼童，在熟悉但不友善的城市踉蹌上路，一面思考合約能不能保住，一面惦掛欠下的債幾時還得完。樓債、稅債、卡債、陪妻子旅行和陪孩子玩耍的債，還有對自己的夢想所欠的債。從老人院出來，記掛的不是雙親，而是不久之後要住進的院舍。說要寫書的不曾寫，說要讀的博士不曾讀。雙手應接不暇，零碎而沒有果效的工作一直接踵而來、循環不息，相對於物價，工資逐漸敗退。父母變得衰弱，一個接一個逝去，只留下一雙空洞的眼睛。喪事辦了又辦；看着自己緩慢地淡出高速的社會，正自傷懷，孩子們就迫不及待地離巢而去。即使仍在同一城市，分離後吃飯，吃飯後再分離，還是讓人傷心。那一年，我攬着一張棉被，和十九歲的女兒坐到的士上。車子正開往港大的女子宿舍。司機叔叔問：「送女兒上大學嗎？」我說是。他繼續：「我的外甥女也住過何東，未幾和一個 Ricc 仔拍拖，畢業後就嫁了他，從此再沒回家住了。」嚇得我冷汗直冒。

在你還未準備好的時候，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就已悄悄到臨，甚至離場。如果我不是有永恆的時間可以借用，一定狼狼死了。感謝你，我的天父，你讓我

看到自己連綿不絕的落後、失足和疲累，祇回過頭來把我拉起。我尚未明白永生，但已經明白永恆有多麼的重要。我乖乖地用這一雙衰弱的腿跟隨你。至於我的翅膀是否能夠飛翔，或者會不會有翅膀，我就不再問了。

◎

車衣女工 今何在？



黃秀蓮
香港作家

全車質行深繁是
春車優已深繁是
是洪流這早已深繁是
幸成工頭早且深繁是
可匯女「嘜頭」香真寶珠
都衣「嘜頭」香真寶珠
銷海外在香真寶珠
鐫刻在香真寶珠
榮史一齣陳寶珠
「彩色青春」。

製衣業的生產依次是紡織染縫，我打工生涯起點剛剛落在下游風景的盡頭。小五六暑假都在親戚開的山寨廠剪線，廠房小，剪線這等閒角唯有隨處坐。工廠因應實際操作而布局，因陋就簡，吊扇和座地牛角扇儘管風力強勁，可是火熱的熨衣部必定臨窗來散熱，裁床最需要採光也憑窗，崗位全由男工負責。車衣部設在另端，光管低垂，成排女工踏着風火輪，狂奔呼嘯。聽慣了車聲，能分辨出是在直路飛馳，還是要來個轉折。直線筆直，轉角順溜，夾位圓轉，銳角如襯衫衣領的燕尾，弧度如肩膀之間，都在扎扎車聲裏縫合得針步勻稱。車好的衣物流水般滑落她們身邊

的木箱，木箱由虛空而滿溢，管工會來當面點算，雙方記錄，公平地印證了多勞多得。

朝九晚五並不屬於工人，製衣廠八點半就開工，男工先上茶居一盅兩件，或去大排檔吃腿蛋治。女工只買個新鮮出爐的雞尾包或菠蘿包，喝點水，時間一到即整理衣車桌面，微側着頭檢查車針線轆，啪啪啪，按動電掣開工，寸陰是惜。她們眼神專注，心無旁鶩，手腳配合，細針密縫，製造出高效率和高分貝。我坐在角落，暗暗讚歎那股拼搏。生產線像長江水一樣湧到我的膝蓋，不敢怠慢，忙把線轆奔騰而來的多餘痕跡剪掉。

上世紀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製衣工廠之數量、雇用人口、出口總值皆冠於製造業，成為龍頭工業。風起雲湧，需要龐大的勞動力，克勤克儉的女工迎浪而上。她們多半小學畢業，深明「搵食」之道，於是練得手勢麻利。懂得儉樸之理，自攜飯壺，穿廉價衫褲。午飯休息才看《明燈》、《銀燈》等報紙來娛樂，奉陳寶珠為偶像，跟擁戴蕭芳芳的書院女對壘。放工後或趕回家燒飯帶孩子，或趕赴兼具婚姻介紹所功能的夜校，好物色上進男兒。糧袋則奉獻家庭，挑起了一家擔子。

八十年代後工廠北移內地，大江東去，女工只好轉型，不少對車衣生涯仍依依懷緬。可幸是青春全都匯成洪流，車衣女工這優質「嘜頭」早已行銷海外，且深深鐫刻在香港繁榮史上，真箇是一齣陳寶珠的「彩色青春」。

◎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至十二日，《毛俊輝·粵劇情》於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公演，由「戲劇教父」毛俊輝與香港藝術節再度合作，內容改編三段經典折子戲，用三種改編方向表演，為活化粵劇再獻新猷。

——編者

永久的創新和傳承 ——毛俊輝的粵劇情

傅 曉

演出結束後，Mandy帶着我奔向高山劇場的後台。人稱「毛Sir」的毛俊輝導演，當時正在和一位主創人員興致勃勃的講話，像是討論着剛剛演出的表現，不便打擾，趁着空檔我到化妝間和演出的小夥伴寒暄了幾句，小跑回來時毛Sir在吃一隻香蕉，他向我們不好意思的打招呼，說不要介意他的失禮。

這一幕顯得特別熟悉，去年七月在文化中心，毛Sir為香港文聯導演《鐘聲回響》的文藝晚會，他也是這樣專注到忘了自己的疲勞和飢餓，工作人員不停提醒他吃飯，他匆匆走到後台扒了幾口飯，又匆匆而去。

這種全神貫注、傾盡全力，實在感染。

剛剛見面打完招呼，毛Sir立刻問：「你覺得演出怎樣？但說無妨！」

這還用說，當然是好看、好看、好看。其實，看過毛Sir導演或演出的話劇不少，這卻是我第一次欣賞他導演的粵劇。他在二〇一八年和二〇一九年曾經導演《百花亭贈劍》，以創新方式演繹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受，也在粵劇界帶來思考和回響。那時未能欣賞，心中的小小遺憾今日才能彌補。

毛Sir會說故事

演出絕對是精彩的。毛Sir人稱「戲劇教父」，是個會講故事的人。作為藝術家，一方面要表達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所悟，他更考慮到觀眾的思維，讓觀者能夠理解故事的陳述，進入故事的情感。



作者（右一）和演戲家行政總監姚潤敏 Mandy（左一）到後台探班，中間是毛俊輝導演和太太胡美儀女士。

不不相同，但都圍繞一個「情」字，折子戲的呈現方式竟然讓人感覺連貫得很。

《藏舟一夜》中田玉川（洪海飾）與漁女胡鳳蓮（曉瑜飾），在患難中心意觸碰而定下海誓山盟，舞台布置相對簡單，但配合背景影像的切換以及燈光效果，渲染出獨特而細膩的感情進展；孝莊（林芯菱



毛俊輝導演在演出後與大家分享心得。

飾）和多爾袞（衛駿輝飾）的故事耳熟能詳，《密誓背後》以一個場景，將政治角力和情感糾葛一層層展現出來，是另一種「情」的展現，是權力、取捨、相知相惜又相忌的複雜情感；《我的窺醉》很特別，現代女孩 Linda（林穎施飾）夢境中遇見古代的趙汝州（王志良飾），改編自唐滌生經典《蝶影紅梨記》，選擇從一個現代女孩子的視角來投入山東才子趙汝州和汴京名妓謝素秋的故事。

原來這就是「粵劇情」，粵劇中所表現出的不同形勢的情感，也是毛 Si Si 對粵劇赤熱的情懷。

毛 Si Si 也善於發掘演員的不同面，幾位年輕的演員也是我多年的朋友，她們演出的角色多有個人特色，樣貌和性格都是乖巧伶俐的芯菱可以塑造出端莊且極具政治手腕的孝莊，唱功上也是與平日不同的充滿霸氣，而印象中一直是大女主穎施可以演繹出一番調皮靈動，讓觀眾也跟隨着他們的情感進入劇情。

坐我鄰座的是有名設計師也是藝術家的劉小康老師，他分享說：「三場折子戲改變為三個短篇故事，每個都有起承轉合，觀眾雖然不知道全劇的內容，但都能投入折子戲，看得津津有味。」這是毛 Si Si 講故事的高超之處。

粵劇的創新

可能大家不知道，在香港，每年演出最多的藝術種類就是粵劇，從戲曲中心的殿堂到民間為慶祝神



《毛俊輝·粵劇情》首演後的全員謝幕。

誕而舉辦的神功戲，這門文化藝術可謂是深入民心。但觀眾年齡漸長，也存在行業希望傳承和突破的掣肘。

來到香港之後，才接觸到粵劇這門藝術，也讚歎於這個傳統的文化藝術形式，將唱、做、念、打很全面的融合在一起，其中忠孝節義的故事和優美的語句，都是中國文化底蘊和中國精神的最好載體。粵劇這東西，更是超越了藝術，和民間信仰、傳統節慶和生活方式連接在一起，成為香港人的文化底蘊。

在二〇〇九年，粵劇正式被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教科文）組織批准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成為香港首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進一步受到政府和民間的重視。

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會喜歡粵劇（或其他形式的戲曲）呢？也許年紀大些了我就會知道。

毛Sir說：「戲曲如果停留在過去的模式，始終很容易和現代的社會和生活脫節。」二〇一八年，毛Sir與香港藝術節合作《百花亭贈劍》，當時也獲得讚譽，到二〇一九年又重做。今次《粵劇情》的嘗試，更有將戲劇和戲曲結合的味道，短短的折子戲也可以引人入勝，以吸引更多年輕人、新觀眾。當然，還有劇本故事的改編，到表演手法、音樂處理、舞美設計等新意，觀眾未必需要知道背後的精心籌備，卻可以享受和滿意觀看演出的體驗。

創新和傳承是永久的過程，粵劇作為文化藝術或生活方式，還在不斷探索它的藍海。

（圖片由傅曉提供。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字遊網執行編輯。）



每一塊地域，都有其行吟者賦予的音律，讀她的靈性、智慧與光的印象，就能讀到她抒情的段落。

——題記

一首節奏明快的抒情詩

李可君

在繁忙的節奏裏，為這個城市添磚加瓦。深圳的建設日新月異，而她的便捷也方便了更多的人和世界。一座座高樓，一條條地鐵，讓我們的幸福感與日俱增。這座城市的活力和發展速度，讓我們目不暇接，也讓我們更加熱愛深圳。深圳和香港一衣帶水，比鄰而居，便利的地理位置讓深圳和香港聯繫日趨緊密。眾多的關口方便了兩地人民的往來，物流經濟和信息的交融也日漸增多。如今的深港可以說是緊緊相連，密不可分。

生活在灣區，我時刻關心着她的動向。二〇一九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至今，這重大國家戰略已進入全面實施、加快推進的第五個年頭。如今，內地與港澳人員全面恢復往來，疫情過後也恢復了通關秩序，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加快了步伐。

現在香港與內地實現全面通關了，橫琴、前海合作區迎來「金融三十條」政策的支持，這促進了深港兩地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的互聯互通，激活了探親、旅遊、購物、商務和投資等各項民間活動，也帶動了技術、資源和資本等要素的加快融通，為經濟復甦與社會發展注入了更多的新鮮血液。

更加可喜的是港澳積極融入了大灣區的建設和國家發展的大局當中，使發展的格局更為良好，從而讓市民的福祉得到了持續提升。這四年發展以來，粵港澳大灣區朝着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目标加速前進的壯觀景象，尤其讓人振奮！經歷過了

我到過很多城市，見識過很多各具特色的城市風情，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特定的歷史和人文情懷，它們或許有獨特的民族習慣，或許有濃厚的民俗風情，它們在其每一個歷史時期都展示了獨特的社會價值。更讓我深愛的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以及他們身上帶着的精神面貌。

作為一個在深圳這座年輕之城學習、生活、打拼了近三十年的我來說，這裏已是我嵌入骨髓、深愛着的第二故鄉。可以說，生我者河北，育我者鵬城，一頭像臍帶連着我的筋骨，一頭像乳汁給了我生命的養份。我對這座城，有了根和大地般難捨難分的情感。深圳的寬厚和包容吸納了五湖四海的人投奔到這裏，他們在這裏生根發芽、創業、工作和生活。他們



疫情的大磨煉之後，人們的總體意識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人們意識到了大灣區成為一個共同體家園的重要性。

宏圖是博大的，發展也穩定地進行着。作為大灣區龍頭城市的深圳，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深圳的研發投入在我國各大城市中已經處於領跑地位！我相信，每一位在這裏奮鬥的人們，其內心深處都是激情滿滿的。所謂「近朱者赤」，在這座年輕、朝氣的都市，沒有誰會願意落入停滯不前的行列，耳濡目染都足以讓人的內心強大起來！而大灣區也使香港參與到全球競爭中，不再孤軍奮戰。大灣區打造的優質生活圈也拓寬了港人的生活空間、拓展了自身發展的動力，也帶來了與內地交流的諸多機遇。

大灣區的崛起不僅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教育方面，大灣區的發展建設也非常迅猛。大灣區為香港學生提供了更為遼闊的教育選擇，內地的教育能讓香港的下一代在美好中成長，讓他們獲取寶貴的內地生活經驗的同時，也熟悉內地的民風民情，讓他們既能與香港保持生息之地的聯繫，又能夠培養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的情懷，一舉多得，利國利民。

長期在大灣區的懷抱中生息休養，感觸這塊地域年輕滾燙的激情，猶如新鮮的血液注入了體裏。大灣區的生活節奏如此快速，但正為融入了這裏的節奏，面對生活的挑戰，我們才更具備了勇氣和力量！很慶幸，自己能夠腳踏這塊土地，將自己的汗水融入

到大灣區的建設中去。

做這塊土地的讀者

每一次放眼眺望，心潮就會澎湃，無論是面對朝陽初升，還是夕陽西下。大灣區得天獨厚的漫長海岸線，和「三面環山，三江匯聚」的地理位置所構成的良好港口群，能給人無限的暢想。這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每當想到這些，內心深處總會不自覺地萌生出催促自己更加努力的心緒，因為在這塊土地上工作和生活，需要自覺地去珍惜國家賦予這裏的歷史意義和時代重任。只有這樣，才不愧作為她孕育的兒女，也只有這樣，才不辜負自己的初心。

在這塊土地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創造者、創新者，可以讓自己成為一首詩的作者、讀者，抑或評論者！此時，我想讓自己是這塊土地的讀者——將她讀成一首節奏明快的抒情詩，讀她的深情、讀她的理性、靈性、智慧與真實，讀她在史詩的段落中，那高揚的音律、迴腸蕩氣的豪邁。

我要讀這裏的每一塊土地，我要耕種滿園的幸福，讓自己成為了追光者，讓生命向着未來奔跑！

（作者為民進深圳市委文化藝術委員會、福田區第八屆人大代表、福田區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深圳航空》專欄作家、《紅樹》雜誌主編。）

「一個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個孩子應該擁有一個書桌，主人應該擁有一間書房。書房的用途是度藏圖書並可讀書寫作於其間……」
——梁實秋

梁實秋談考究書房

艾火

《明報月刊》曾刊登過梁實秋充滿情味的文章，當年七十二歲的他迎娶四十四歲台灣著名歌星韓菁清。他把寫給韓菁清的情信拿給我主編的《明月》選載，甜膩纏綿到不得了！

梁實秋博覽群書，他不寫自己的書房，在其《雅舍小品》中曾品評過多個學者的書房，很有品味。其中就有宋春舫、聞一多、周作人、潘光旦的書房格局及其氛圍。文首綜述各家的書房，頗有見地。

他寫道：「書房，多麼典雅的一個名詞！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一個書香人家。書香是與銅臭相對待的。……書之所以為香，大概是指松煙油墨印上了毛邊連史，從不大通風的書房裏發出來的那一股怪味，不是桂馥蘭薰，也不是霉爛餿臭，是一股混合的難以形容的怪味。這種怪味只有書房裏才有，而只有士大夫人家才有書房。書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寒窗之下苦讀的學子多半是沒有書房，囊螢鑿壁的就更不用說。所以對於寒苦的讀書人，書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豪華神仙世界。」

梁實秋寫道：「伊士珍《琅嬛記》：張華遊於洞宮，遇一人引至一處。別是天地，每室各有奇書，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問其地，曰：『琅嬛福地也。』這是一位讀書人希求冥想一個理想的讀書之所，乃托之於神仙夢境。其實除了赤貧的人饕餮不繼，談不到書房外，一般的讀書人，如果肯要一個書房，還是可以好好布置出一個來的。」

梁實秋認為：「一個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個孩子應該擁有一個書桌，主人應該擁有一間書房。書房的用途是度藏圖書並可讀書寫作於其間，不是用以公開展覽藉以驕人的。……書房不在大，亦不在設備佳，適合自己的需要便是。侷促在幾尺寬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張書桌，依然可以作為一個讀書寫作的工廠，大量出貨。光線要好，空氣要流通，紅袖添香是不必要的，既沒有香，『素腕舉，紅袖長』，反倒會令人心有別注。書房的大小好壞，和一個讀書寫作的成績之多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監獄裏寫的。」

他評論其友人宋春舫的「褐木廬」為第一「考究的書房」。他這樣描寫道：「在青島的一個小小的山頭上，這書房並不與其寓邸相連，是單獨的一棟。環境清幽，只有鳥語花香，沒有塵囂市擾。《太平清話》：『李德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我想那書城未必能和褐木廬相比。在這裏，所有的圖書都是放在玻璃櫃裏，櫃比人高，但不及棟。我記得藏書是以法文戲劇為主。所有的書都是精裝，不全是 buckram（膠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裝訂（half calf, oozecal, etc.），燙金的字在書脊上排着隊閃閃發亮。也許這已經超過了書房的標準，微近於藏書樓的性質，因為他還有一冊精印的書目，普通的讀書人誰也不會把他書房裏的圖書編目。」（見梁實秋《雅舍小品》）

（作者為本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

一試定生死

一試未必定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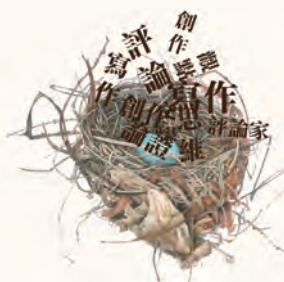
聖保羅書院 許登豪



每年四月考試季，在城市醉心於春夏的轉換時，有一群人還在憂心忡忡。他們是中六學生，是即將要面對這條名為公開試的鴻溝的一屆學生。

數萬名莘莘學子，要以自己的紙筆，擠過公開試的獨木橋，到達名為大學的彼岸。能大步跨過固然很好，但是，每年至少有一半的人要掉進「考場失敗」的深淵裏。這種現象在香港人口中，被略帶玩味的稱為「一試定生死」。

縱觀歷史，「一試定生死」在我國古時早已存在，它便是「科舉制度」。一群年近弱冠的書生，憑着多年的寒窗苦讀，務求在考場上寫出最起鳳騰蛟的文章，讓考官眼前一亮，好以後考上功名，光耀門楣、出仕升官。這是亙古不變的考試目的。結果若是科舉高中，便如范進中舉般，令人刮目相看、雞犬升天；若如溫庭筠名落孫山，進士不第，只可鬱鬱不得志，終生難以發達。古時如此，好像現代我們也是如此。這麼說來，考試文化，倒也成了中



國的「文化化石」了。

有云：「考試的目的是讓學生增長知識、認識自己、終身學習。」可是理論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正因為「一試定生死」，那一紙文憑便成為了學生的最大壓力。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在競爭中存活者的光鮮亮麗，可背後的付出，和落敗者的代價，卻鮮為人知。越來越多的學生因考試壓力患上情緒病，越來越多的學生因考試壓力選擇傷害自己……這難道不足以成為警號嗎？報紙上學生令人心碎的新聞，足以令我們反思：一場考試真的這麼重要嗎？

但我認為：一試未必定生死。放眼世界，全球化的社會給予我們更多的機會，除了公開試，年輕人現在可以在其他地方，或其他領域發揮自己的潛能。例如一場本地考試失意的，可以選擇海外升學或從事有興趣的行業；喜歡科技的，可以發展資訊科技；喜歡體育、美術的，都可以做運動員、藝術家，我們都可以有光明的未來。時代變了，公開試不再是命運的分水嶺，而會成為未來的起跑線。

依我看，要想讓學生不斷進步，從「一試定生死」中解脫，就要實行「德、智、體、群、美」全面教育，讓學生全人發展，燃點他們對知識的渴求，而不是捨為人立身之「本」，逐考取成績之「末」。畢竟社會並不需要一大群專家：需要的是藝術家，是勞動者，是運動員……是一個個平凡而偉大的人，一個個和諧而獨立的人，一個個有創意、有夢想的人，而不是一隻隻等待被填滿的「填鴨」。

選擇的餘地

香港中文大學 徐子瑩



對於一眾香港學生而言，踏入十八歲，除了一定要換取成人身份證之外，還是人生一個極大的轉捩點。

十八歲那年，正是我的大惑之年。何解我數十年的人生，要由一個只維持到三個星期的公開試來決定？何解所謂的成就或失敗，要由一朝的成績來斷定？何解剛剛踏入十八歲，就要馬上以自己的前程作賭注？種種的不解，慢慢幻化成壓力。

猶記得我在應考中國文學科的前一晚，徹夜難眠。左思着秉燭夜讀的三載時光，右想着一剎那的名落孫山。就是如此的輾轉反側，讓我於應試日未能如常發揮。終歸，我都失了手。損了手，傷了腿，換來的是一片迷失。那時的我彷彿就站在叢林中，向前看卻看不到盡頭，只得一片片的樹海包圍自己，任憑如何呼叫，都只是孑然一身。

在這迷失的旋渦中，我掙扎求存了數個月。

後來，在接收了聯招結果後，我茅塞頓開。原來，做人不一定只得向前看。其實稍微移高視線，總會看到樹蔭上那一絲絲漸漸滲下的陽光。失手不代表放手，正正因

為失了手，讓我張開了雙眼，看得清前路的各個岔口。我於入讀大專後繼續奮發向上，終能轉校修讀最喜歡的文系。一個考試，絕不能斷定了人的生死，人的命運，是由自己決定。

公開試可以讓你失手，能夠讓你傷腿，但絕對奪不走你那選擇的餘地。看不到選擇，不代表選擇不存在。人生，向來都充滿選擇。

考試之外

廣州暨南大學 趙婷



窗外綠意蔥蘢，日子一點一點新了起來。春光明媚，萬物都在努力地成長，人也一樣。對於畢業班的同學來說，這個春天是這樣的緊迫、激烈。考研分數相繼公布，各類職業考試緊鑼密鼓地進行。在書案旁埋頭苦讀了一整年的考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那個決定自己去向的數字。「一考定生死」，這話或許太過絕對。但是，一場大考可以決定一個人接下來幾年的人生動向，卻是肯定的。雖然去年已經拿到了理想院校的錄取資格，我仍然對各種考試感到緊張和焦慮。那些等待成績時的焦灼已經成為了學生時代抹不去的夢魘。

初入大學的我曾經以為自己終於逃離了那個充滿着



「達標」人生

聖保羅書院 邵振輝

若然要說甫踏進校園就是為了迎戰文憑試，我覺得也合適不過。打從小學開始，香港學生就踏

分數和排名的世界，可以盡情探索自己喜歡的領域。不曾想，為了爭取推薦免試研究生的名額，我依然要「卷」生「卷」死。豐富的學習經歷和獨特的閱讀感受似乎都被抹去了，只剩下了值得被量化的成果。績點是多少、排名第幾位、發表了多少篇文章、參加了什麼科研項目……根據這些考核的評分準則，我將自己打造為一件精湛的工藝品，一遍又一遍向理想院校展示我的「產品合格證」。偶爾回望時，我也會感到迷茫。明明一開始，自己是因為熱愛才選擇爭取保研深造。三年下來，我卻在無限度的對比與競爭中，執着於考試分數的高低，而失去了以前那種在學習到新知識、與作者達成共鳴時感受到的純粹快樂。這不僅是考試的壓力所致，也是我一味地囿於「結果至上」的功績主義，忘記了最初的本心。

考試是無法避免的，但我們每個人都不應忘記，考試只是我們達成目的途徑，那些考試之外純粹的為知識而快樂的時刻，才是我們最初出發的目的。

上這條不歸之路。你沒有選擇的權利，無法逃避，只能接受——接受你要為了一場的考試焦頭爛額，就算最後失手，終究也無法挽回。

說它斷定生死，無非就是為了一張「入場券」。就是這麼一張成績表，就斷定一個學生能否考進心儀的大學，斷定他的未來、他的生死。誠然，一切也未至於天塌地陷，然而一次的失手，象徵的是白費過去多年的努力。

過去為了溫習而廢寢忘餐，過去為了掌握考試技巧豪花過萬元於補習，過去為了沉着應戰而與家人、朋友疏遠了，曾經為這場考試歇斯底里，曾經因為壓力過大而獨自在房間裏潸然淚下，曾經在停滯不前之時一蹶不振。

到放榜的一刻，若然成績未達標，過去的犧牲也將化為烏有。手中拿着的，不是成績單，而是你的未來。

究竟，就單單以一場考試衡量學生在社會的地位，主宰他們的人生，值得嗎？公平嗎？

哭泣，是因為受盡了文憑試的蠶食，三年來連綿不斷的煎熬，得到的卻是模糊的前路，不知去向。心裏有所不甘，壓抑在心頭的不平也無法撫順。即使已拼盡全力，也要用單單的一場考試，以「未達標」來形容多年來勇猛的搏鬥，概括學生的一生。對於考評局為何要定立這樣的考試制度，我不得而知。文憑試確然斷定學生的人生，否則也不會出現放榜後的極端場面。記者會上掌聲如雷，因為這幾位狀元得了「生」，因為他們成功挺過了文憑試的煎熬。然而就在不遠處，有幾多學生在泫然欲泣？

「達標」與「未達標」，代表的不是考試成績，而是每個香港學生的人生。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總經理 潘耀明
總經理室高級主任 彭潔明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張培忠、陳致、湯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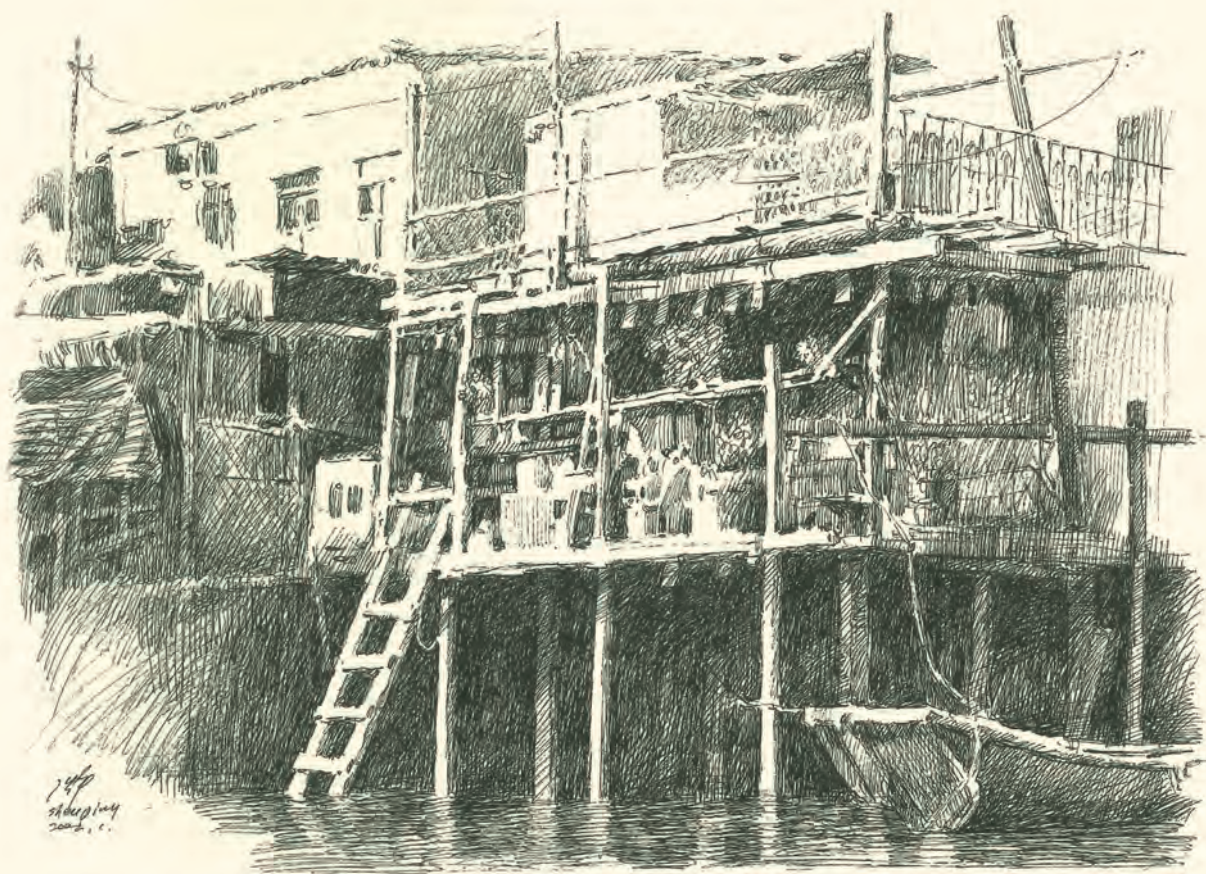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線條下的香港

沈平



沈平《春臨大澳》 鋼筆 28 x 40 厘米 2002

(《線條下的香港——沈平鋼筆畫作》，經濟通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六月)

口 罩

—萍 兒—

遮掩一切容顏
善的、美的、
熱烈的、冷漠的
以及其他……

遮掩絕色如春
遮掩惶惶衆生

一邊淨身一邊蒙塵
若遠若近的聲音中
有最純粹的叩問
我們羞愧地活着
甚至不敢開口

自從以你為護身符
連路邊的小草都有了心事
與飛鳥一起飄過
天空有所謂的理想
幸好。
還有你的睫毛萋萋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詩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圖：潘宇清

明月灣區

總十期 二〇二三年四月